

# 普列汉诺夫的 经济观点

費·雅·波·梁斯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418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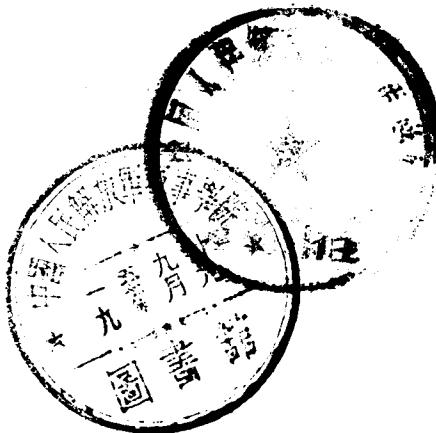


2 017 4033 0

60-70-19-26

# 普列漢諾夫的經濟觀點

費·雅·波梁斯基著 季 謙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上海



Ф. Я. Полян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Г. В. ПЛЕХАН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1956

本書根据苏联“知識”出版社 1956 年版本譯出

普列汉諾夫的經濟觀點

費·雅·波梁斯基著

李 謙 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2 3/16 字数 44,000

1957年 8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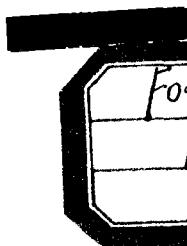
1957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2074·67

定 价：(7) 0.20 元

封面设计：赵 晴



## 內容提要

本書介紹了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的思想演變過程，並着重對他的經濟觀點作了批判性的敘述。

本書還評述了普列漢諾夫為駁斥司徒盧威派、伯恩施坦派的經濟主張而作的鬥爭，從其中可以看出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俄國的經濟狀況以及那一階段的俄國經濟思想發展史。

---

## 目 彙

一	思想演進的幾個主要階段.....	1
二	民粹主義時期普列漢諾夫的經濟觀點.....	5
三	普列漢諾夫從民粹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演進.....	11
四	普列漢諾夫跟民粹主義的經濟觀點作鬥爭.....	19
五	普列漢諾夫跟伯恩施坦主義和司徒盧威主義作鬥爭.....	29
六	經濟理論問題.....	35

## — 思想演进的几个主要阶段

格奥尔基·瓦连廷諾維奇·普列汉諾夫于 1856 年 11 月 29 日生于古达洛夫卡村（唐波夫省利彼茨克县）一个拥有庄园和一百俄亩土地的小地产貴族家庭中。由于“社会出身”环境，普列汉諾夫在亲戚的影响下，最初打算成为一个軍官，因而走上“軍人生涯”的道路。当他在 1873 年毕业于沃龙涅什軍事中学之后，进入了康士坦丁諾夫军官学校（1873 年秋天在彼得堡），准备将来做一名职业军官。但军官学校的兵营制度不能够滿足普列汉諾夫精神上的需要，所以过了半年以后，他获得了俄国皇太子本人的“諭旨”，允許他进入普通性質的高等学校。他在 1874 年进入矿业学院。作为一个大学生，普列汉諾夫在这里表現了十分卓越的才能，以致化学教授李森科后来甚至表示惋惜，認為他这位天才学生醉心于革命活动，乃是“科学的損失”。

热爱祖国、同情本国人民苦难的普列汉諾夫，选择了革命家的艰苦道路。从 1875 年秋天开始，当他还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就接近了彼得堡的革命青年，抛开了大学生的課业。普列汉諾夫逐渐成为一个积极的民粹主义者，1876 年 12 月 6 日，他在彼得堡喀山教堂附近的广场上，向聚集在那里的年輕人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演說。当他处于非法地位之后，他以“演說家”和“乔治”的渾名經常出席民粹主义者的秘密会

議，加入“土地与自由”党的领导中心（“基干小組”），并从1879年春天起参加“土地与自由”党刊的編輯工作。

警察局到处搜寻格奧尔基·瓦連廷諾維奇，甚至硬把他所不會干过的事情加在他身上（說他进行恐怖活动，筹划著名的奇基林斯克县阴谋事件①），并且悬下重賞，准备獎給能够逮住他的人。在这样情况下，普列汉諾夫便于1880年1月15日离开了俄国，他在瑞士、法国、意大利住了37年之久。当他同民粹派脱离关系之后，他轉到了馬克思主义的立場，在日内瓦成为“劳动解放社”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领导人（“劳动解放社”是在1883年9月間产生的，它奠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論基础）。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了普列汉諾夫的光輝的科学和政論活動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續到1903年。普列汉諾夫在这段时期內曾写下了一系列关于馬克思主义基本問題的优秀著作。列宁認為，“他曾經是一个确信自己主張的人”，并且“是社会民主党的創始者……”②。

随着第二国际的建立，普列汉諾夫成为它的領袖之一；从1889年起，他按期以俄国社会主义者代表的身份出席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會議。他在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刊物上刊載了自己的許多作品，从而获得了社会主义权威理論家和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领袖的荣誉。当1900年12月間，列宁所創办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全俄報紙（“火星报”）开始出版的

---

① 1877年，民粹主义者（斯梯方諾維奇等人）在基輔省奇基林斯克县秘密組織了有数百名农民参加的民軍，試圖发动反对地主的起义。但这一密謀不久就被沙皇政府扑灭。——譯者

② “列宁文集”，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4頁。

时候，普列汉諾夫便参加了它的編輯部；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03年），他曾和布尔什維克一起，同孟什維克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

但就在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几个月，普列汉諾夫竟擅自破坏了代表大会的決議，把孟什維克分子补选到“火星报”的編輯部里去；而在1905年革命的那些英雄的日子里，他提出了支持自由資产阶级的口号，并向参加十二月起义的莫斯科工人发出了鄙俗的教訓，說什么“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这种口吻引起了列宁的憤慨。

因此，列宁在考茨基一本小册子的俄譯本序言里談到普列汉諾夫：“后者的理論工作——主要是对民粹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批判——始終是全俄社会民主党人的巩固的成果，”但是，“作为俄国資产阶级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領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諾夫則是一文不值的”<sup>①</sup>。

誠然，普列汉諾夫在1908年同取消派断絕了关系，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同布尔什維克一起反对过取消派，使自己赢得了“地下歌手”的荣誉。但是，就在大战前的年代里，他又同取消派接近起来，而在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大战期間，他成为公开的沙文主义者，反对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在这些年代里，他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出版了“召喚报”（在巴黎）。列宁把他評定1914年战争的态度称为“对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变节行为”<sup>②</sup>。

---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1卷，第375頁。

② 同上書，第23卷，第256頁。

普列汉諾夫在長期的侨居国外的年代里，失去了同俄国工人阶级的联系。他的生活环境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环境，而他的政治主张纯粹是教条主义的主张。他变成了第二国际的书呆子之一，陷入了孟什维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泥坑里，他在1917年的两次革命中，“都是局外人”。

1917年4月13日，普列汉諾夫来到了俄国，并成为一个渺小而无原则的“团结”社的首领，这个组织曾妄想把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派系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下。他完全不了解列宁的四月提纲的历史意义，甚至在1917年7月间，他还继续反复地说：“在我们这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乃是现在这个历史时期的首要问题。”

应当指出，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普列汉諾夫曾拒绝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斗争。这是他的优点的标志。普列汉諾夫认为：布尔什维克老早就取得了政权，根本谈不上什么重大的抵抗。他宣称：他不愿意射击那些追随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們。

1918年5月30日下午两点鐘，普列汉諾夫在芬蘭鐵路特里沃克車站附近的齐墨門大夫的疗养院逝世。长期的肺结核病结束了他的生命。6月9日，他被安葬于彼得格勒的沃尔科夫墓地，与别林斯基的坟墓并列在一起。

## 二 民粹主义时期普列汉諾夫的經濟觀點

还在普列汉諾夫思想演进的民粹主义时期(从 1875 年年底到 1883 年夏天)，他就写过一些最早的經濟著作①。他在这些著作中發揮了民粹主义的經濟主張。他自己承認巴枯宁和其他民粹主义者对他这个时期的世界觀的影响。1881 年，他在写給拉甫洛夫的信上說道：“从‘批判的思想’开始在我心中出現的时候起，您，馬克思和車尔尼雪夫斯基，成了我最喜爱

---

① 一些專門書籍并不承認普列汉諾夫是一个經濟学家，而对他 的遺著的一般評述中，也都公然忽略了他所留下的經濟方面的研究。例如，巴季曉夫和古爾斯坦在“苏联大百科全書”(1940 年版，第 41 卷，第 636—666 頁)中的一篇文章里，甚至沒有提到他的經濟著作、关于經濟問題的論戰作品。應該說，“苏联大百科全書”第二版上的那篇文章(謝德洛夫、米亞斯尼柯夫著)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固然，許多作品都談到了普列汉諾夫同民粹派的斗争，但在这种場合里，对于普列汉諾夫政治立場的叙述总是多于对他的經濟觀點的闡发(参閱叶姆·雅罗斯拉夫斯基、莫斯卡列夫、叶果洛夫等人的小冊子和文章)。勃洛維爾在“紅色教授学院杂志”、“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經濟問題”上作为他的学位論文的几章而发表的論文，乃是批判地分析普列汉諾夫經濟觀點的唯一認真的嘗試。但即使是这些論文，也仍然有著严重的缺点，因为作者对于自己的結論的論証不够充夠。

的作家。”①

在 1878—1879 年的冬天，普列汉諾夫曾向彼得堡的“土地与自由”党人闡述弗列洛夫斯基的民粹主义的小册子（“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社会科学入门”）。正如德依奇所肯定地指出的，普列汉諾夫还在出国以前，就已经熟悉了別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薩列夫、米尔托夫（拉甫洛夫）、弗列洛夫斯基（貝爾維）、拉薩爾、博克尔、德列倍尔、穆勒、路易一勃朗等人的著作。民粹主义者費森科（“到民间去”运动的参加者）乃是普列汉諾夫的思想上的鼓舞者，他唤起了普列汉諾夫对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于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兴趣。

1878 年 12 月 15 日，在“土地与自由”第二期上刊登了普列汉諾夫的一篇通讯：“卡門斯克村”。他在这篇通讯里指出了頓河哥薩克人反对政府的活动，发挥了纯粹的民粹主义思想。

但普列汉諾夫在“爭論什么？”这篇文章中最清楚地表述了自己的民粹主义世界观的原理。这篇文章发表在盖伊德布洛夫主办的“星期”杂志上（第 52 期，1878 年 12 月）。在这篇文章里，普列汉諾夫表现了一个正統的民粹主义者，他毫不怀疑俄国乡村的村社基础和“大伙一起”行动的村社原则的巩固性。他论证道，俄国的庄稼汉并没有西欧农民的那种个人主义，而他的根据就是：即使是 16—18 世纪的逃亡农奴，也在俄国的边远地区恢复了自古以来就有的村社土地占有和政治机

---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 1 卷，第 19 頁。

構自治的形式。普列汉諾夫摒弃了格列伯·烏斯宾斯基的怀疑論，而在当时的俄国乡村中寻找“村社精神”；他引証道：在許多地方，农民們共同租佃地主的土地，飼養“村社的”牛，集体在烏拉尔河中捕魚，甚至在彼得堡工厂的工人宿舍中，他們也过着劳动組合的生活。在答复“怎么办？”这个当时“难以解决的問題”时，普列汉諾夫建議不要曲解那些“保証人民有光明的未来”的农民生活的村社原則，他肯定地指出，“村社的土地占有，抵抗着”富农阶层的意图。这是正統的民粹主义的行动綱領。

同时，70年代末期普列汉諾夫的民粹派立場非常明显地表現在他所写的“社会经济发展規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一文中，这篇文章刊登在“土地与自由”杂志第三期和第四期上（第三期于1879年1月15日出版）。他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依据了“經濟唯物主义”的觀點，但同时他又唯心主义地（跟他后来的那些注解者的意見相反）解决自己这个論題中的根本問題，他認為村社是“自然規律”和历史必然性的对立物。普列汉諾夫再一次把村社的俄国同个人主义的西欧对比，他力求証明历史必然性的規律正在俄罗斯平原上失掉自己的意义，俄国可以繞过“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

普列汉諾夫把农民村社看成是可以挽救俄国的一种制度，看成是俄国的光明未来的保証，他甚至武斷地說：比起資本主义生产来，村社是較高級的协作形式，而資本主义則破坏了这种协作，所以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情緒”的低落。在普列汉諾夫看来，西欧社会主义者所企求的那种集体主义已經在俄国实现了。此外，他試圖利用馬克思的威望來論証民粹主

义，而不認為这位“資本論”的作者有独立的意义。这时，他把馬克思只看做同罗柏图斯和杜林一起的“一群出色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把馬克思主义只評定为“西方社会主义”的許多变种之一。普列汉諾夫当时只是狹隘地、片面地领会馬克思主义，主要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經濟主張。普列汉諾夫在論証改革后俄国的非資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时，指出了俄国工人阶级人数的稀少和城市工人的乡村情緒，但忽略了資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作用。其实，資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不仅仅靠无产阶级人数的多寡来决定。

最后，普列汉諾夫完全按照民粹主义的精神来确定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他号召实现布拉温和普加乔夫的綱領，建議采取大規模的恐怖活动，并利用城市工人作为农民的鼓动者，作为自己一輩的拉辛时期的“不法的蠱惑者”。普列汉諾夫把工人阶级只看成是农民的有益的同盟者。他这时是一个巴枯宁分子，是一个贊成 70 年代革命民粹派的一切空想观点和偏見的暴动分子。他的論文“社会经济发展規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民粹主义世界觀的文献。

1880 年 1 月間，普列汉諾夫在“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了“土地公社及其可能的前途”一文，他在这篇文章里也同样为民粹主义的經濟主張的原理作辩护。但是这篇論文的論据是极其矛盾的。普列汉諾夫一方面对馬·柯瓦列夫斯基关于村社解体原因“自发性”的結論作了冗長的反駁，但末了，他自己又承認这些原因是存在的，認為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过渡構成每一个民族的历史的重要內容。虽然他怀疑馬·柯瓦列夫斯基所指出的村社解体的外在因素的有效性，但同时他

又承認征服、一般的暴力、征服者同被征服者的長期鬥爭对于村社的破坏性影响。此外，他还提議靠知識分子的努力来拯救俄国的村社，他指望有利于村社的各种情况的凑合。

但是，他拿不出任何論据来反駁奧尔洛夫的統計材料（这些材料說明了莫斯科省村社解体的过程），所以他認為不如同意它們的某些說明。

普列汉諾夫仍然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而远离馬克思主义；但他已經处于混乱状态中了，他感覺到民粹主义的經濟主張在論証“村社社会主义”方面是軟弱无力的，他动摇起来，在兩种截然相反的說法的紊乱状态中失去了自己的原則性。

但这种动摇并没有改变普列汉諾夫的总的立場，而在“黑分报”<sup>①</sup>上所刊登的一些文章中（在1880年），他又重新表現为一个正統的民粹主义的理論家。他再一次重复了民粹主义的所謂俄国经济发展特殊性的論題，并在俄国乡村中寻找“充分集体主义发展的前提”。他把“劳动群众”同农民混为一談，而認為俄国工业发展程度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提議主要在农民当中着手“社会主义的工作”。普列汉諾夫大胆地宣称，俄国社会問題的“难题”將会被农民們用强硬的手段解决，他筹划了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合流。同时，普列汉諾夫重复了“土地与自由”党人和“黑分党”人所謂人民不关心政治

---

① 1879年，“土地与自由”党分裂为“民意党”和“黑分党”。“民意党”是民粹派革命恐怖主义的組織；“黑分党”則反对恐怖活动，坚持过去“土地与自由”党的綱領与策略。“黑分报”是后者的机关刊物。——譯者

的巴枯宁式的論調，他以正統派民粹主义的精神規定了即將來臨的經濟變革的任務。

普列汉諾夫与“民意党”人分离，而同“黑分党”站在一起（在沃龙涅什代表大会之后），这并没有使他的民粹主义立場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黑分报”作为“联邦派社会主义者”的战斗刊物，需要正統民粹主义的文章，而普列汉諾夫正是作为一个始終不渝的民粹主义者，撰写了这些文章。

### 三 普列汉諾夫从民粹主义向 馬克思主义的演进

普列汉諾夫为什么、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变成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将会永远引起俄国經濟思想史学家們的注意，因为普列汉諾夫是俄国第一位把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完整的世界觀和政治思潮的杰出的馬克思主义宣傳家，因此，普列汉諾夫之轉向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社会事件的意义。同时，在一般著作中，过高地估計了齐伯尔和巴枯宁給予普列汉諾夫的影响、普列汉諾夫在民粹主义时期在彼得堡工人中的鼓动工作的作用以及他在国外的科学的研究的作用。其实，齐伯尔并没有越出“經院派馬克思主义”的特殊变种的界限，这种“經院派馬克思主义”忽略了馬克思的革命观点；至于巴枯宁的“經濟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們，无论在普列汉諾夫轉向馬克思主义以前或以后，都一直是民粹派分子。民粹主义时期普列汉諾夫的巴枯宁主义，远远不能够促成他的世界觀在以后几年内轉向馬克思主义。从另一方面說來，70年代末期同彼得堡工人中間有联系的，決不是只有普列汉諾夫一个人，并且，正如社会革命党人的历史所表明的，如果一个鼓動家是从民粹主义的立場在工人中間进行鼓動的話，那么这种簡單的鼓動工作还不能使他摆脱民粹主义的偏見。最后，經院式的研究工作决不会必然地引导到馬克思主义方面去，彼·拉甫

罗夫的例子就相当确凿地証明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因素，对于普列汉諾夫从民粹主义向馬克思主  
义演进，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只有由于其他一些可說  
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决定性的因素的关系，上述这些因素才能  
起着积极的作用。那些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就是：資本主义  
的发展；70年代初期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破产；馬克思主义  
在西欧（首先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如果沒有这三个决  
定性的条件，那末齐伯尔和彼得堡工人对普列汉諾夫的影响  
无非是一段插曲，而巴枯宁的經濟唯物主义也只可能成为理  
論錯誤的根源而已。

絲毫不應該怀疑：如果“土地与自由”党人“到民間去”的  
运动产生了什么良好的效果，如果民意党人向專制制度的傲  
慢的挑衅沒有引起“三月一日事件”参加者的惨剧①，那末普  
列汉諾夫的思想发展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普列汉諾夫是作  
为一个探求对俄国“难以解决的問題”的答案的革命家而成为  
馬克思主义者的，他在 1883 年由民粹主义轉向馬克思主义这  
一事件之所以在俄国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  
为这种演进是由俄国經濟狀況中的根本变化和社会政治斗争  
的經驗所引起的。

在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失敗之后，民粹主义在政治上的  
破产已經十分明显了，而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又破坏了民粹  
主义关于“村社社会主义”幻覺的理論基础。同时，在西方，馬

---

① 1881 年 3 月 1 日，民意党人用炸弹炸死了亞历山大二世。这一事件引起了沙皇政府对民粹派分子的残酷鎮压。——譯者

克思主义則接二連三地取得了胜利，在它的旗帜下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它已成为百战百胜的力量。普列汉諾夫总结了这一切，而成为馬克思主义者，因为现实生活向他表明了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他亲自把馬克思主义的种子撒在俄国耕耘过的土壤上，在整整 20 年間，他成为俄国工人阶级、国际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言人。他在这段时期内(1883—1903年)的作品，作为馬克思主义的宝贵成就而载入史册。

同时也必须考虑到，19 世纪俄国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在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著作中的进一步发展，为普列汉諾夫在馬克思主义領域內的出現准备了前提。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闡述自己的“劳动人民政治經濟学”时特别接近于馬克思主义。早在 1872 年 3 月間，在俄国就出现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的俄譯本，而在 70 年代的一些期刊上，也发生了一場激烈的論战。茹可夫斯基和契切林在論战过程中攻击馬克思的經濟学說，米海洛夫斯基和齐伯尔则为馬克思的經濟学說辯护。当时在俄国，已經出現了一些以齐伯尔等人为代表的有才干的馬克思注釋者。后来，学院界的代表人物——伊薩耶夫、伊凡諾夫、朱普洛夫、雅罗茨基、斯克沃尔佐夫——又把馬克思的某些原理作了通俗的闡述。这是馬克思主义在資产阶级書籍中的特殊反映。

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普列汉諾夫同彼得堡工人們的联系实际上向他表明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义。1878—1879 年冬天，普列汉諾夫經常在彼得堡的工厂工人中間担任鼓动员。